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八回 徐鳴皋弟兄觀打播 飛雲子風鑒識英雄

話說那花省三聽得“徐鶴腦袋”四字，這“來”字還未聽得完全，卻腦袋已到。那靜空的頸腔劈對省三面門，磕塌的一聲，打個正著，弄得嘴裏、鼻管裏、眼睛裏，滿面的血脈。那腦袋跌將下來，恰好落在饒碗之中，滿坐大驚，一齊站起。李文忠暗道：“既取得徐鶴首級，還該好好提將下來，為何這般行為？”大家定睛一看，知是靜空的首級。列位，若要講這腦袋，頭發散亂，淋血模糊，驟然亦難辨何人首級。只是那燦爛焦黃的溜金箍顯在頭上，所以一望而知是頭陀的首級。這一驚非小，比方纔更加吃唬，個個牙戰口噤，毛發倒豎起來。那一枝梅擲完了他這腦袋，飛身上屋，連窺帶縱，如掣電般回轉徐家。夢筆見了便問：“大哥，那首級拋向何方去的？”一枝梅就將那到李家莊的話說了一遍。夢筆聽了道：“大哥，你雖與他吃個驚唬，只是他們怎知是你干的？一定疑到鳴皋身上，這冤仇越結深了。究不如與他個石沉大海、音息全無為妙。”一枝梅道：“目今的人欺軟怕強，正要他知我利害，使他不敢正眼相覷，顯得我輩的威風。”二人談論了一回，各自安寢。

再說李文忠等呆了半晌，同到庭中看視，早已去久。便叫家人把靜空首級收拾開去。

那饒饌都吃不得了，一並撤去，把水與省三洗去臉上血跡。大家都道：“那頭陀一定被徐鶴殺了。”李文忠同花省三兩個當夜寫成狀子，大略告他前次恃強行凶，毆勒紳衿，身受重傷，府差簽提，膽敢抗不到案，目無國法已極；今又謀殺頭陀，挾仇移尸圖害等情。到了明日，命家人帶了頭陀首級，跟隨花省三到揚州府王太尊那裏控告，囑他務要追捉凶身到案。

這個知府叫做王錦文，是個捐班出身，性極貪婪。他原籍山西汾州人，是個放印子錢的，積得銀子，捐了知縣。所以盤剝小民，是他本等。為官糊塗貪贓，卻有一般本事：貪夜苞苴，孝敬上司。遂被他升了揚州府知府。那李家銀子，借過了不知多少。當時判了朱簽，發二個原差，到太平村來捉凶身徐鶴。夢筆埋怨一枝梅道：“都是你要顯威風，如今不出我之所料。”一枝梅道：“賢弟放心，這賊官怕他則甚！我自自有道理。你且出去回了差人。”夢筆走到外邊，對差役道：“這裏家主徐鶴，自從前日動身，往南海進香去了。”差人道：“胡說！他昨夜殺了人，到夜半還去移尸圖害，怎說前日動身？”夢筆道：“你們不信，自去裏邊搜尋便了。”那保甲道：“這個卻是有的，我也親見他同二個朋友下船去的。”差人無奈，只得到手了些銀子，回去稟覆。

那揚州府王錦文最喜是杯中物，當夜吃得酩酊大醉，到了夜半醒來，口中干渴，欲想坐起，遂喚丫鬟取茶。覺得頸邊有件東西，把手一摸，卻是一把鋒利尖刀。那王錦文大吃一驚，再看那刀柄上有書一封。拆開觀看，上面寫著：“昨夜頭陀，是我所殺。

你這賊官，若敢聽信土豪，屈害善人，即便取你首級！腰中銀子三刀，是我借用。”末後畫上一枝梅花，筆力清健非常。王太守唬得面如土色，心中又怕又惱。那曉得這夜李文忠那裏，也是一把刀、一封書信。信中之言，大略相同，只是銀子偷去了一萬。到了明日早晨，那些窮苦之家到是造化，也有五兩一錠的，也有十兩一錠的，家家得著銀子。

那李家同揚州府，皆不敢追究，只得把此事松了下來。

話分兩頭。我且說徐鳴皋同了徐慶、羅季芳，從那一日下落舟船，一路來到蘇州，把船停泊閶門城外，離舟登岸游玩。六街三市，熱鬧非常。俗語說的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揚。那姑蘇是個省會，商賈輻輳，人煙稠密，真個揮汗如雨，呵氣成雲。笙簫管弦之聲，沿途相接。三人進了閶門，只見各店鋪密排鱗比，街上行人挨肩擦背。只因播臺建搭完工，明日開臺，那四方打播英雄陸續來到，這些趕做買賣的，三教九流，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。三人來到一個道院，抬頭一看，只見“福真觀”三字。鳴皋道：“這是有名的神仙廟，我們何不進去瞻仰瞻仰？”遂一同步入裏邊。只見那江湖上的巾、皮、驢、瓜，行行都有。無非是那小黑的拆字，八黑子算命，鞭漢的賣膏藥，嘆冊的說評話，那哄當驢子在那裏弄缸弄鬚，那四平捻子在那裏醫治毛病，那鞭瓜子在那裏打拳頭，那兩頭子在那裏畫符咒，看一回都是平常之輩，無非一派是江湖訣罷了。

走到殿上，參過了神仙，左右觀看。只見許多人圍著一個相面先生，上邊一幅白布招牌，上寫“飛雲子神相”。鳴皋道：“這個相面先生口出大言，自誇神相。”徐慶道：“江湖術士，大都如此，誇張大口，其實本事平常。”羅季芳道：“我們叫相一相。若相得不准，把他招牌扯掉他。”鳴皋道：“匹夫，他不過為糊口之計，由他誇獎，干你甚事？”徐慶道：“我們叫相一相，試試他本事何妨？”三人挨進人叢，只見這先生有四十多歲年紀，三縷清須，神清目朗，相貌飄然。一見鳴皋等便站將起來，把手一拱，道：“三位豪傑請了。”三人也還個禮。旁邊有二條凳子，先前相過的見來了三個華服的少年，知道是貴家公子，便站將起來。

鳴皋等坐下，飛雲子問過了三人姓名、居處。鳴皋道：“久慕先生大名，不才等特來求教。”飛雲子把他左手來一看，不覺拍案長嘆一聲，道：“惜乎嚇惜乎！”鳴皋道：“敢是賤相不好麼？”飛雲子道：“公子的尊相，少年靠蔭下之福，中年有數百萬之富，晚年享兒孫之福，名利二全。為人豪俠，仁義為懷。當生二子一女，早年發達，為國家棟梁。壽至期頤。一生雖有幾次難星，皆得逢凶化吉，事到危急，自有高人相救。”鳴皋笑道：“照先生這般說，不才就極知足、極僥幸的了，還有甚可惜？”飛雲子道：“照公子的相貌，若落在平等人家，無甚好處，便生厭世之心，棄家修道。雖不能白日飛升、做得上八洞的神仙，亦可做個地行仙，長生不老，十洲三島，任你遨遊。豈不勝那百年富貴，如頃刻泡影哉？”

鳴皋道：“不才頗願學道，未知能否？”飛雲子把手搖道：“難，難。公子豈肯拋卻了天大家私、美奄愛子，卻去深山受那淒涼的苦楚？雖則一時高興，日後必然懊悔。

這就叫道心難堅，是學道最忌的毛病。所以在下替公子可惜。”鳴皋點頭道：“把我師父也是這般說來。”飛雲子問道：“尊師姓甚名誰？”鳴皋道：“我師道號叫做海鷗子。”那飛雲子聽了，拍手大笑，道：“吾道是誰，原來是我七弟的賢徒。那年他曾說過，在江南傳一徒弟，我卻未曾問及姓名，不道今日相會！”鳴皋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是不才的師伯。”便深深作了一揖。飛雲子道：“既是自家人，此地非說話之所。”遂向眾人：“有慢列位，明日候教了。”那些閑人見他把招牌收了，也都散去。

飛雲子收拾了東西，同了鳴皋等三人出了福真觀。一路行來，見座大酒樓，裝潢得十分氣概，招牌上寫著“雅仙樓”三字，乃一同走入裏面，極是寬敞。店小二問過點菜，便擺上佳饌，四人飲酒談心。飛雲子把徐慶、羅季芳相了，說他二人福祿俱高，只不及鳴皋的好。鳴皋問起師父海鷗子：“一別多年，因何不見到來？弟子十分記念。”飛雲子道：“我們幾個人，雖不同姓，情比同胞。每年一會，七人聚首，痛飲一日。那會的地方，卻無一定之處，會的日子，亦非一定。這日都是上年相會之時預先約定，來年某月某日，在某處相會。雖路隔數刃裏，從無失信。會過之後，或二人一起，或獨自一人，各各散去，遍游天下，無有定處。”

看官，他們七個兄弟，不以年紀論大小，卻以道術分次第。這飛雲子卻是老三，他的劍術非同小可。四人正在飲酒談心，只見外面進來二人：一個年少書生，一個卻是和尚。飛雲子把手招道：“二位兄長賢弟，我在這裏。”畢竟這二人是何等之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